

Long  
Shang  
zhen  
cang

# 陇上珍藏

主编：杨重琦  
副主编：陈炳应 余贤杰

敦煌文艺出版社



# 陇上珍藏



- 甘肃文物、文献、古迹、遗址的专题性图书
- 图文并茂
- 雅俗共赏
- 文字深入浅出
- 既可供专业工作者研究参考，  
又是广大读者了解甘肃乃至西北的最佳读物

甘肃文物、文献、古迹、遗址的专题性图书

雅俗共赏

文字深入浅出

既可供专业工作者研究参考，

又是广大读者了解甘肃乃至西北的最佳读物

花雨洒西东  
吊大  
之  
塔  
牛  
悵  
一日  
送花雨文  
河之西  
月

Long  
zhen  
shang  
cang



# 陇上珍藏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珍藏 / 杨重琦主编.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587-589-8

I . 陇...    II . 杨...    III . ① 文物 — 简介 — 甘肃省  
② 名胜古迹 — 简介 — 甘肃省    IV . K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74105号

### 郑重声明

本书的全部版权由编者和本出版社拥有。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得复制、转载、翻译出版书中的图片和文字，否则，将被视为侵权行为。

### 书名 陇上珍藏

---

作者 杨重琦 主编  
责任编辑 何满意  
装帧设计 刘惠星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wys@gspph.com.cn)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印刷 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25  
印张 20 插页 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书号 ISBN7-80587-589-8/K·12  
定价 38.00 元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承印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在《兰州晚报》上连续刊载了两年多时间、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喜爱的《百年甘肃》和《陇上珍藏》两个专栏汇集成册，以丛书的形式编辑、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它对于我国正在实施中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承传甘肃古老的历史文明与文化传统；对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从纵向和横向的不同视角来了解甘肃；对于提高广大专业工作者的研究水准和群众读者对历史的认知，都是大有裨益的。近日，编者和出版社嘱我为这两本书写一序文，我愿从命。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这套书在编撰之初就拟定的独特创意。

众所周知，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千年之交与世纪之交，出版界推出了为数众多的“老”字号图书。新闻界也不甘落后，用为数众多的版面、版块和栏目回眸人类共同走过的千年历史与百年兴衰，热闹过后，形成对读者有长远影响的却不多。但《兰州晚报》编辑部创办的这两个专版，却历经了两年，历经了千年之交、世纪之交而不衰，至今依然办得红红火火、不同凡响，何也？这应归功于创意的独特与坚持的成功。

毋庸置疑，当人类走过一个重要的历史路口和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时，这种回眸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回忆、回顾和反思的目的全在于更好地把握今天与走向未来。

这两本书的编撰者正是如此。他们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学习研究精神，运用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科学方法，使得久远的历史和文化遗存得以复活，闪烁出光芒。显而易见，《百年甘肃》着重从人物、事件方面，从竖的线条上去总结甘肃百年的衰盛枯荣；《陇上珍藏》从今天我们可能看到的历史文化遗存中，主要是从“物”的视线上回顾甘肃古今发展变化。在这种对历史开放性的挖掘、整理、认识中，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对甘肃地域文化之根的寻索承续，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关照。

历史是一条长路，文化是一条长路。

今天，我们可以从那些被遗忘的历史事实中获取全新的东西，但这一工作更需要一种“前瞻”的眼光和胆识。试想，在世纪末高速运转的社会生活中，它的完成需要一股富于创造开拓的精神、严肃审慎的态度和高度的个性坚守能力，需要用时间和智慧在工作中不懈地坚守与催化。他们沉了下来，默默地、执著地埋头于看似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在反反复复的寻觅、发掘、整理、判断中以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历史风情之火，映亮了前路，也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和期待。

我们甘肃，地处中国广袤的西北高原。这是一块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和深厚文化积淀的神奇土地。这里至今仍然保留着早在人类出现以前、世界最大的恐龙化石群遗存；这里最早孕育过中华创世的神话传说；这里最早燃烧过原始先民们揉泥烧陶、走向文明的灿烂之火；这里曾经在胡笳声声里，长期奏响着统一中国、创业兴邦的多民族融合的乐章；在这里横贯甘肃全境的丝绸之路上，儒家文化融合着佛陀、伊斯兰等多元文化的血统，使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相融成缤纷花雨；也是在这里，从处于一派浑黄流沙和不息的战乱烽烟的敦煌藏经洞中横空出世的敦煌学，以它恢弘的蕴藏和无所不有的博大精深，令世界刮目相看、激动不已……

正是鉴于此，我们这些年轻的编辑作者们肩负着沉重而神圣的文化使命，在激变与发展的当代社会中，避开热闹与时尚，完成了不可替代的对于一方土地上历史文化的积累、发掘与表达。这同样也是一项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积累工程，留之于长久。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类只要推动社会发展，就需要有这种历史的眼光。用这种历史眼光来看待现在和未来，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现在和未来，同时也包括人类自己。

其次，这两本书在成书过程中的几点独到追求，我以为做得很好。诸如在对众多历史资料的辑录和整理中，他们较好地把握了专业性和群众性的结合；综合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提高性和普及性的结合；批判与继承的关系等等。据我所知，这两本书的知识涵盖面是特别广泛的，其中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在编辑整理工作中，他们不但组织了庞大的专家队伍做参谋顾问，而且又从国内外诸多人士中搜索史料，寻求旁证。为了尽力做到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人物和事实，专注社会人生的重大命题，他们牢牢应用马克思主义历

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武器，在大量阅读、反复筛选、充分思辩的基础上，再以平等、研究的姿态公诸报端。所以，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的补充，许多罕见的图片照片的问世，都为书籍的最终完成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事实告诉大家，在国家和民族经历了筚路蓝缕和文化荒漠的年代后，今天不断走向成熟。我们在翻检甘肃古今历史，特别是百年史时候，多么需要对其中诸多人物及事件进行去伪存真、拨乱反正的重新认识和科学评价。因为对处于历史深处的许多事和人，需要突破传统的禁锢，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生命的本质与真相，对其一分为二地进行准确公正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分析和判断，在成文过程中经历了时间考验和公众的认同，也增加了这两本书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更为厚重的史学资料分量。

一方土地总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历史和文化，而每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留下属于自己的轨迹。毋庸讳言，要对古老甘肃，特别是近百年来的人文历史，诸如众多的史迹、人物、事件、珍宝、文化遗存等等进行一次大规模、系统性和科学化的收集和整理，本是一个极其浩繁的系统工程。对于这样一个牵涉面广、难度大、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参与才能进行的“文化打捞”工作、“文化抢救”工作，《兰州晚报》编辑部知难而进，敢为人先，大胆而谨慎地承担了起来。他们在自己主办的报纸园圃中，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传播新闻文化的功能优势，发动众多的知情人和读者，一道关注、参与对甘肃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工作，并且完成得也是那样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确值得大家为之祝贺。

为了适应这样一种历史资料搜集、整理的图文组合需要，这套书采用了可以不断增添新内容的“开放式”总体构思与不同版块的“纵横式”框架结构，来安排行文内容，是颇具新意和科学性的。用这样高屋建瓴的方法很有层次地安排全书内容，梳理陇上珍宝，既有利于对历史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关照与组合，也更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广大读者的查索、阅读习惯。为了切近时事，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读者，如《百年甘肃》中分设了“上篇”（建国前）、“下篇”（建国后）等。《陇上珍藏》也以珍贵文化遗存的门类分篇列章，开设有“沧海桑田的见证”（自然）、“绚丽多彩的陶瓷”、“金玉漆木之宝”（遗

物)、“古遗址藏珍”(遗址)等篇章,读者在阅读时大有眉清目秀、条理分明之感。

《百年甘肃》和《陇上珍藏》这两本书的内容以真实为内核,对甘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珍宝都有论及,涉及到了甘肃从古至今的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等方面以及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为数不少的史实,都尽力作了非同寻常的发掘和不厌其烦的记叙。这样才会使刚刚问世的书籍在内容上更贴近历史、贴近广大读者,从而也使其在油墨的芬香中获得长久的生命。

在这里,我还要说及的一点是在编辑出版方面,该书从封面装帧、版式设计到内容安排上都充分发挥了它的审美功能,力求在神采飞扬的文字中再配以更多的鲜有少见的历史图片,提供佐证、参考及艺术欣赏。书中做到了文图并茂、色彩缤纷,令人们在学习甘肃历史人文精华之时,更加赏心悦目、兴味盎然。

总之,《甘肃百年》和《陇上珍藏》两书的出版发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它是超越了一般的文史类书籍意义之外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冲刺;它出现于新世纪之始,应该是在回顾和总结甘肃历史方面的一个卓有成效的里程碑。我们期待着其他一些有益于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和素质、有益于推动西部开发大业的姊妹书籍相继问世。

陆浩(甘肃省省长)

二〇〇一年五月

# 目 录



## 一、沧海桑田的见证

- 远古时节鱼翔陇原 / 3  
恐龙走遍古陇原 / 7  
海石湾里藏蛟龙 / 10  
陇原远古虎化石 / 14  
合水浮起黄河古象 / 18  
甘肃马化石 / 22  
犀牛驰聘远古陇原 / 25  
陇原古鹿化石 / 29  
旧石器时代考古珍品 / 33  
雄鹰展翅陇原 / 37  
药用植物生陇上 / 41

## 二、绚丽多彩的陶瓷

- 中国彩陶的故乡 / 46  
马家窑文化彩陶 / 49  
饮誉全国的音乐文物 / 53  
神秘的原始人像雕塑 / 60  
甘肃遗存虎图多 / 64  
龙纹龙吟看陶器 / 67

天龙飞腾越千里 / 71

华美绚丽唐三彩 / 75

耀州窑瓷陇上撷珍 / 79

## 三、雄浑壮美的青铜器

- 最早的青铜器 / 84  
陇原青铜独具异彩 / 88  
陇上青铜名器选赏 / 92  
漫话甘肃古代兵器 / 96  
艺苑奇葩古铜镜 / 100  
礼县：秦始皇先祖长眠于此 / 104

独特的北方式青铜器 / 111

琳琅满目的历史货币 / 115

古灯多姿辉陇原 / 119

古器遗珍：度量衡 / 123

举世无双的铜牦牛 / 127

## 四、金玉漆木之宝

- 宝石玉石奇彩外溢 / 130  
齐家玉器放异彩 / 133  
玲珑璀璨赏古玉 / 137  
精美绝伦金银器 / 141  
气象万千古玺印 / 144  
陇上古玺览珍 / 147  
放马滩战国木板地图 / 151  
翰墨古韵：汉代“文房四宝” / 154

甘肃出土的汉代漆器 / 158

汉代木雕 雄浑稚朴 / 161

六博俑：汉代木雕珍品 / 165
<b>五、古遗址藏珍</b>
大地湾人的伟大发明 / 170
中国第一画 / 173
白草坡西周墓文物赏粹 / 177
巍巍长城逶迤陇原 / 181
简牍之乡话瑰宝 / 184
汉代的标语、书信、账簿 / 187
汉简：河西汉塞军事生活的写照 / 191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 195
玉门关和阳关 / 199
奇珍炫世雷台墓 / 203
埋藏地下两千年的壁画 / 207
两千年前的木板画 / 214
甘肃古代的漆画和帛画 / 218
魏晋画砖独领风骚 / 222
<b>六、丝路瑰宝与名胜</b>
丝绸之路话丝绸 / 228
东西文化撞出的火花 / 232
汉武都太守李翕功德记 / 236
跑沙踏雪马独嘶 / 240
丰富多彩的岩画 / 243
靖远的“希腊神话” / 247
沧桑悠悠话古车 / 249
天水名胜天下秀 / 253
元代符牌：国际通行证 / 260
漳县笠帽举世罕见 / 263

武威文庙：陇上古建筑之冠 / 266

<b>七、佛光普照陇原大地</b>
敦煌石窟辉煌灿烂 / 272
武威天梯山石窟 / 280
麦积山：东方雕塑馆 / 284
平湖佛窟炳灵寺 / 288
合水平定川石窟群 / 292
犍陀罗艺术在甘肃 / 298
石雕佛像遍陇原 / 303
甘肃早期的金铜造像 / 307
泥塑佛像形神兼备 / 311
甘肃古代佛教造像碑 / 315
甘肃古代小型佛塔 / 319
千里陇原古塔多 / 322
佛骨舍利流光溢彩 / 326
藏传佛教金铜造像 / 330
佛气氤氲的拉卜楞 / 334
<b>八、西夏宝藏耀陇原</b>
中国金字塔览珍 / 340
罕见的官印、钱币 / 344
极有价值的文书 / 348
活字版、雕版佛经 / 352
独一无二的碑刻 / 356
粗犷素雅的瓷器 / 360
罕见的彩色木板画 / 365
最早的唐僧取经画 / 369
走进张掖大佛寺 / 373

## 九、书画赏粹

- 莫高窟北宋绢画 / 378  
天下第一帖：宋本《淳化阁帖》 / 382  
国宝：《肃府本》刻石 / 386  
一代书家王了望 / 390  
淡远似云林 苍厚似大痴 / 394  
乾隆御笔画观音 / 397  
乾隆《御制诗》书作鉴赏 / 401  
清代帝王书法荟萃 / 407  
唐琏书画鉴赏 / 410  
朱克敏之松桐菊荷 / 418  
何绍基墨迹赏析 / 422  
林则徐手书《书谱》赏析 / 426

## 十、图书宝典

- 甘藏敦煌文献 / 448  
珍本之冠：宋刻本 / 455  
瀚海藏珍：元刻本 / 459  
中国书卷之最藏陇上 / 463  
佛国天书《永乐南藏》 / 466  
“甘图”藏明版书 / 469  
“甘图”荟萃西北文献 / 472

## 十一、近现代文物撷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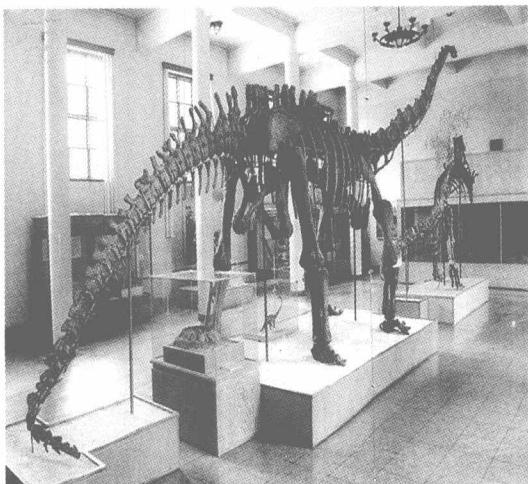
- 甘肃省博物馆藏革命文物掇英 / 476  
血与火的洗礼 / 484  
珍贵的历史记录 / 488  
后记 / 492



LONGSHANGZHEN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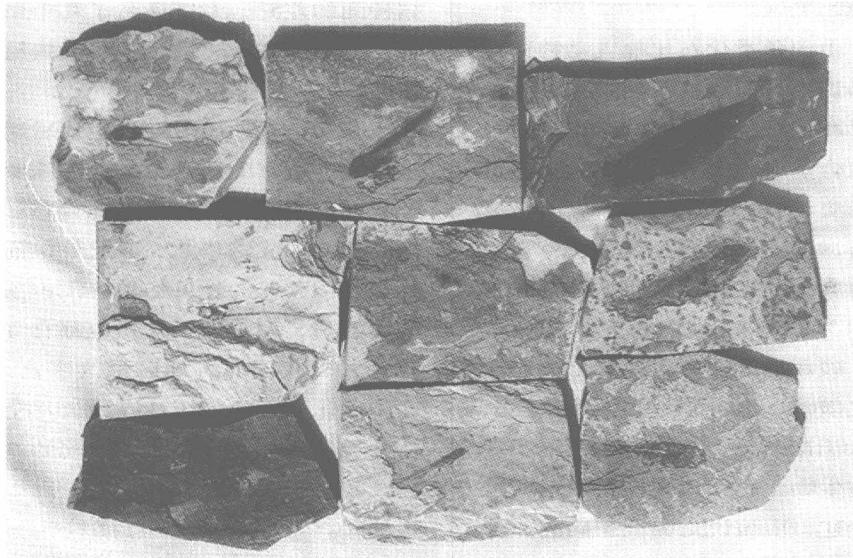
LONGSHANGZHENCANG

## 沧海桑田的见证



Volume LIV Number 1  
February 1947

# 远古时节鱼翔陇原



甘肃狼鳍鱼化石（右下角为酒泉鱼幼仔化石）

甘肃盛产鱼类化石，在古代曾是鱼类的漫游地区。20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古脊椎动物学泰斗杨钟健先生来兰州地区进行地质勘察工作时，在河口、窑街、永登等地发现了一批以“后甸弓鲛鱼”为代表的软骨鱼类化石。建国后，地质部门和古生物化石研究单位在兰州地区先后发现了大批喜暖的古鱼类化石，如窑街的狼鳍鱼、弓鳍鱼化石群；河口一带的亚洲鲈鱼群；永登的硬鳞鱼群等。它们生活的时代是距今一亿五千万年前后的晚侏罗纪至白垩纪，至

今全为绝灭鱼种，与鱼类化石共生的还有各种古植物化石和早期昆虫化石。据考证，当时的兰州气候与今天大不相同，是以温湿为主，四季变化不明显，终年常绿，河流湖泊密布，深不可测，水流舒缓而清澈，鱼群在河湖中悠闲自得。湖岸及沼泽地上生长着高大、茂密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经鉴定它们是现代少见的蕨类植物，有的叶片长可达1米，最高的树有10余米。随后由于地壳多次变动，水陆变迁，地势抬高，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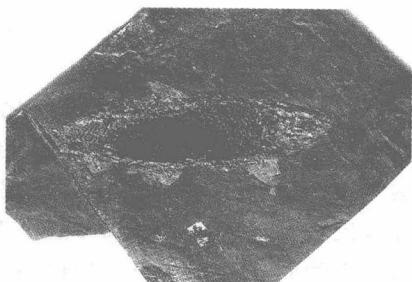
水中微生物难以存活，鱼类大量死亡，连同树木纷纷倒入湖泊、沼泽，被淤泥掩埋，岁久天长渐形成今日之窑街、阿干煤田。远古鱼类也夹杂在那个时期的地层中，成为揭示当时兰州古地理、古气候、古环境的见证。

由于鱼类化石比哺乳动物化石容易识别，所以，我国古代科学家很早就记载了鱼化石的存在，而且比较合乎科学。有关甘肃鱼化石也有历史记载，宋朝杜绾所著的《云林石谱》“鱼化石”条目中就有十分精彩的描述：“陇西（今甘肃省渭源县东南），地名鱼龙，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鱼形……岂非古之陂泽，鱼生其中，因山颓塞，岁久土凝为石，而致然欤？”用现代古生物化石知识去衡量杜绾的这段论述，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他不但阐述了鱼化石的形成过程、埋藏条件，而且还就甘肃鱼化石的发现，合理地推断出当时当地的远古自然环境。这种有科学依据的推理方法，直到今天，还有效地在研究古地理及地质变迁上应用。

不过，从甘肃地方志记载中对“陇西”的认识，并非“甘肃渭源县东南的陇西”，当时“陇”的概念，还包括陕西、宁夏一些地区，不包括河西。依笔者之见《云林石谱》所记“陇西”，应为“陇山之西”，实为今陇东西部。明代古籍中述甘肃华亭、平凉、宁夏隆德等地产鱼化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自然部对上述地区进行了古生物调查工作，考证了鱼化石

产地。华亭主要产地在南川乡一带，朱家寨、王家沟及武村铺；平凉主要集中在觅麻湾；崇信产地有神峪河等。时代为晚侏罗至早白垩（距今约一亿五千万年），化石鱼类主要是“狼鳍鱼”，由于富集，根据种间的差异，专家命名了几个新种，“甘肃狼鳍鱼”、“董氏狼鳍鱼”、“隆德狼鳍鱼”等。

狼鳍鱼是地质时期中生代后期东亚地区特有的淡水鱼类，在侏罗纪晚期最为繁盛，化石产地分布相当广泛，除我国华北、西北外，前苏联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蒙古国的奥德塞，朝鲜的新义州也都有分布，尤以我国北方地区最为丰富。这类鱼化石据目前统计有十五六个品种，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的就达十四五个，在这些鱼种中，以山东的中华狼鳍鱼原始特征较为显著，甘肃等其它种则略为进步。据现有化石材料推证，山东半岛一带



甘肃狼鳍鱼化石

可能为狼鳍鱼的发源地，由此向外辐射发展，北至前苏联西伯利亚，西至我国甘肃，东至朝鲜北部，这些地区均先后发现了该类鱼化石。

甘肃西部鱼类化石比中、东部更为丰富，在中国鱼类化石研究史中占有一席之地。1941年我国地质学界前辈孙健初和陈贵先生在玉门宽滩山北窑采集到了粒鳞鱼类化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将酒泉盆地鱼化石研究立项为国家课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发掘、采集和研究，目前已发现晚中生代鱼化石地点达10处。在这些鱼化石中，新的种类较多，这不仅对研究鱼类的系统演化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化石除了地区性的鱼类外，还包含我国和西欧晚中生代一般常见的种类，因此对研究我国晚中生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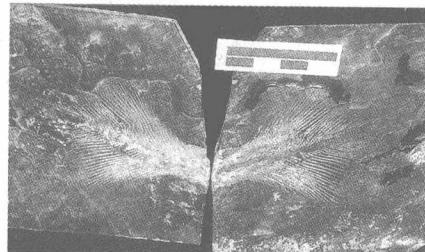


肃北棘鱼化石（一级品）

鱼群及其地层对比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根据其地层分布，自下而上（即时代从老至新）可建立两个不同的鱼群：酒泉鱼群和粒鳞鱼—祁连鱼群。前者包括酒泉鱼和中华弓鳍鱼类；后者主要包括粒鳞鱼、祁连鱼、昌马鱼和少量弓鳍鱼科的化石标本。

酒泉鱼群以原始真骨鱼类和刘氏酒泉鱼为主，该鱼群为东亚地区所特有，可与狼鳍鱼群相对比，并归属热河生物群的一部分。粒鳞



肃北空棘鱼尾部化石

鱼—祁连鱼群，它的鱼群成员构成比酒泉鱼群复杂，出现了比狼鳍鱼进步的属种。在内蒙古、宁夏、新疆也有相同的鱼化石出土，但该鱼群却与欧洲比利时 Bernissart 早白垩纪的鱼群有相近的组合，如粒鳞鱼为其共有之属，都有古鳕类、全骨类和原始真骨鱼类等。不过，比利时出现某些海洋鱼类与江河、湖泊淡水鱼类混生现象。而酒泉的发现全为淡水环境生活的鱼类，这可能是当时两地所处地理位置差异所致，推测比利时鱼群生活区离入海口极近。

根据鱼化石埋藏情况及围岩特征，并参考其它门类化石，酒泉鱼群代表淡水沉积环境。粒鳞鱼生活在闭流、半闭流的淡至微咸或半咸水湖泊中。含祁连鱼类的地层属于湖泊和滨湖相沉积。含有粒鳞鱼—祁连鱼群的早白垩时期为较好的生成石油期。我国地质事业开拓者之一尹赞勋先生，1948年在《地质论评》13卷期中发表了名为《火山喷发，白垩纪鱼及昆虫大量死亡与玉门石油之生成》的论文，详细论述了由于火山喷发导致酒泉盆地鱼类大量死亡，同时也形成一种有利于生物中碳氢化合物混合的封闭

环境，经漫长的地质作用渗透在岩石的空隙中，即为石油。

值得一提的是在玉门昌马沈家湾新民堡组下沟段，与昌马祁连鱼一起发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鸟类后肢下部化石。1984年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侯连海教授研究后认为，在甘肃玉门发现的中生代早期的“甘肃鸟”是当时陆相地层中最早的鸟类。这一标本一经公布，就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把鸟类进化研究的突破点，逐步由欧洲转向中国。

前述兰州、陇东、酒泉等地鱼化石其时代均为距今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晚侏罗至早白垩世。再向前进溯一亿年，即地质历史上的三叠纪早期，在肃北马鬃山区发现了目前甘肃数量最多、年代最久远的化石鱼群，地质部门曾先后采集过数千件标本，但其中只有两件“惟一”，一件是完整的棘鱼类标本，另一件是空棘鱼尾部标本，独一无二，特别是后者其发现意义重大。从化石记录来看，空棘鱼类只存在于泥盆纪到白垩纪这段时期内。但意外的巧事发生了，1938年12月22日，在非洲东海岸的东伦敦港附近，由当地渔民捕获到一条有“脚”的怪鱼，经多国科学家研究，结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和曾认为在一亿多年前已灭绝的化石空棘鱼有亲缘关系，因而命名了一个新名，叫拉蒂迈鱼（又称矛尾鱼），并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活化石。空棘鱼是总鳍鱼类的一个分支，而另一支古鳞鱼是陆上两栖动物的始

祖。在地处边缘的甘肃肃北发现空棘鱼化石，不仅仅是判断地层的标志，对鱼类向两栖类演化这类重大课题，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文/图 张行